

高  
魯  
著

世  
界  
聯  
邦  
論

于  
友  
函



2  
578.13  
6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## 弁言

賀君世俊譯拙著世界聯邦論畢，就正於余，余讀之竟，深喜賀君譯筆之詳實，文字之流暢，增加讀者無限趣味，更喜賀君努力向學，於課餘之暇，留心國事，求知國際真情爲難能焉。

世界聯邦論出版之始，原用法文，國人通英文者多，識法文者少，此書印出，友人中大半以不能直讀爲苦，數月以來，詢問之緘，不下數十，正苦無從詳答，適賀君以開始譯事相告，甚幸，對此多數良友之答案，短期內可以出現，實超出希望以外。回憶此書來源，久遠而且複雜，約可分爲三期。第一期原擬向國際宣傳，總理世界大同之主張及國民政府奉行三民主義之勤謹，俾國際周知之；繼因法外長白里安提出歐聯議案於國聯十屆大會，談次偶及世界公安，因與痛論三民主義，實世界公安之基礎；與其僅言歐聯不如擴大爲世界聯邦，採五權制，奠定永久和平；此書之念又動。其後，則以中國擬在十一

屆國聯大會當選行政院理事，多方向駐在巴黎之各國代表聯絡；知其對於我國政情，茫然無知，始決於短期之內，整理所集方案及種種材料，約黎君東方會同起草，書成距國聯大會不及半月；又得黎君督司印校，未旬日而得出版，使參與大會之各國代表咸得人手一篇。今華文亦已譯就矣。余在此書，不過具其靈魂，一切艱苦工作，皆黎賀二君任之，故於華文出版之日，急弁數言，以誌不忘。

二十年三月於巴黎使署

高澹

# 世界聯邦論

## 目次

### 弁言

- 一 中國之和平思想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十年來的國際聯盟會……………一六
- 三 治安與進步……………四七
- 四 如何實現世界聯邦……………七八

# 世界聯邦論

## 一 中國之和平思想

白里安 (Aristide Briand) 勤勉地參與國際聯盟會 (Société des Nations) 的工作，並努力於羅加諾 (Locarno) 條約的訂立，無疑的，他是歐戰以來，在法國及歐洲的被崇拜的政治家當中，最有功於世界和平的。『羅加諾式』的國際安全，已使歐洲大半的國家，蒙受到恩惠，他還想加緊地向這個理想前進，這正是他在國際聯盟會的一切行為的目的。今年五月十七日，他進一步，發表了他擬組織「歐洲聯邦制度」(Régime d'union fédérale européenne) 的計劃。法國政府的覺書——措辭嚴明計劃詳實——與歷來這一類的覺書不同，因為他不是引用簡單的證明來標立原則，他是用具體妥當的方法，求原則的確定與實現。

我們中國雖然遠隔重洋，亦不禁私慶民族向和平之路共同努力的大進步！如果歐洲聯邦組織起來，一定給與我們亞洲的同胞一個有益的榜樣。況且中國的政治領袖，素來是以救世爲懷的。孫中山先生說過：『中國的解放，不過是達到人類大同的一個路程。』博愛主義是法國革命的原則，亦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特性的基礎；我根據這個天然的相同性，將我個人對於白氏的計劃及新中國現在的趨向的觀察，申述如下：

雖然有幾個國家的輿論，對白氏的計劃表示懷疑。將來在歐洲政治史，也許在世界政治史上，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這個日期將比簽訂開洛公約（Pacte Kellogg）的那個日期還要重要。因爲非戰是不戰，並不是廢戰。如要維持和平，就要一個具體的組織。然而在轟動一時的巴黎公約（Pacte de Paris）的簡潔條文裏——我們曉得，完全是以世界和平爲主旨，既然沒有抑制禍首的消極辦法，也沒有增進同盟國交誼的積極規定，這是一種很好

的舉動，也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；然而比起白氏的計劃來，便成了一種空洞的預言了。

在地面如此之大，國家如此之多的歐洲，一個組織若要同時得到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的許可，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期，方能成熟。然而這事的本身是可能的。歐洲聯邦既建築於各國的國家主權與獨立之上，以與他洲合作，求全世界人類幸福的增進，所以任何人都表同情。並且歐聯不致使歐洲孤立。法國的覺書裏說：『歐洲聯邦的本質，與從前歐洲的各種關稅聯盟（Duon douanière）完全相反——關稅聯盟是要廢除同盟國家間的關稅，以提高對他國的關稅。』歐聯的主要工作，都在輔助國聯；正是國聯公約第二十條所特許的局部協約。

歐聯計劃源自一九二九年，當時國際聯盟會開第十次常年大會於日內瓦（Genève），法國政府受歐洲二十七國代表委託起草，故於今年五月十

七日完成他的使命。白氏的計劃，適與楊格 (Young) 計劃的施行，萊因區域 (Pays rhénans) 法兵的撤退，同一時候，平心而論，不能說是法國想握歐洲的霸權或是挽救所謂孤立。實際上，這不過是歐洲各國自動的醒悟，感覺到他們在政治上，經濟上以及社會上的地位都很危險。但是實業的恢復繫於國際上的安全，保障國際安全的最好辦法，是要有一個遵守盟約，互相扶助的永久組織。這便是白里安把經濟問題附在政治問題之下，明定爲歐洲委員會的一條政綱的原因了。

說到這裏，就有一個難關。譬如，有幾個國家很願意增加他們出產的銷路，同時又怕國際安全制度的擴大會，使他們不得不永遠遵守某種的條約。中國受不平等條約的痛苦最深，我們以爲不平等條約應一律取消，另以和平精神磋商，訂立真正平等的條約。須知造成不平等與宰制的，既是強權，祇有傾向和平，用公理來抑滅牠。到了各國聯合成爲一體，便沒有國家不願意



把主權還給他們的戰敗者。在親睦的會議與懇摯的討論當中，我們很有機會陳述我們的希望，不比在專家委員會中那樣拘謹，只能涉及財政等一類專門的問題。

至於「實地解除武裝」，雖以意大利加入歐聯爲先決條件，但是這個問題能否解決，大家知道，要看公安問題能否解決。在羅加諾制度還不會得到經濟互助爲基礎，還不會擴大到五洲萬國的時候，想誠意裁減兵備的人，還須先成立一個比較國際聯盟會更好的政治機關。

國際聯盟會——因爲美國、土耳其及蘇俄未曾加入——到現在還不能完成我們所要求的事業。他的組織太集中，不能使全體會員，對於他的行爲，都能够充分過問。如果要使國際聯盟會名副其實，成爲有用的國際機關，或是超國家的政府，除非入會國家的數量增加，內部組織根本改造。如此改良的國際聯盟會，方能使安全與進化、法治與平等、同部的中興與全世界的

幸福並行不悖。

白氏既提出歐洲聯邦的計劃，是不是拿這個聯邦替代日內瓦國際聯盟來處理關於歐洲的特殊事務？不是的，歐洲聯邦將與國際聯盟合作，因為國際聯盟是全世界的團體，自有更重大的責任。那麼這個局部的聯邦，是不是包含在這全世界的團體裏面？也不是的，他們可以同時並立。歐洲聯邦自有一個『公約』，一個『秘書廳』，一個『全體大會』(Conference)，一個『常務委員會』(Comité Permanent)，他應該處理不屬於國際聯盟的特殊職務，以與國際聯盟的普遍任務相提攜。這個獨立的歐洲局部協約其政治任務又不過是經濟任務（出產及貿易的檢查與調劑）的初步。這一層或許要引起他洲的不安，因為直到現在，別洲不會有局部協約的組織。

我們相信：歐洲國家的互相接近，就是世界人類的聯合。如果歐洲各民

族提倡親善，我們不得不步武後塵。我們若是真想用局部協約來鞏固世界的互助與和平，無論如何，我們就應該尊重國聯的世界性，同時更要尊重各國的主權與獨立。試看歐洲合作委員會（Comité fédéral de la Coopération européenne）已經在六月四日的會議席上，一致採取了下面的主張：

『本會聽到巴地洛美（Joseph Barthélemy）關於歐洲合作問題很有精彩的報告，討論之後，認為國際公法在歷史上之所以能向着公理演進，由於各國能相互同意，限制自身行施國家主權的自由；認為實現國聯公約是世界統一的基礎，必須尊重；認為應採取種種預防措施，使國聯組織的整個性不致受到損害，使各會員國團結一致；認為歐洲合作不但須合於國際聯盟的精神，和牠作密切的合作，並且要放在他的組織範圍之內；本會欣幸歐洲各民族之能互相接近；精神上之接近，誠為和平路上之一進步。本會尤賀其已入於外變磋商的境界。』

歐洲局部協約能否成功，有無功效，全看能不能入於國際聯盟會的範圍。一洲的較小的協約，可以利用各國間更親密的關係，減輕國際聯盟會的工作；牠可以直接解決各接壤國家因不明守望相助而發生的誤會，使國際合作減除不少的障礙。反過來說：一個「大會」，一個「常務委員會」，一個「秘書廳」，與國際聯盟會並行地召集會議，處理事務，定會引起許多的衝突，而總難互相勉勵。所以歐洲大半的國家，對於五月十七日的覺書的答復，都主張歐洲聯邦組織成立之後，應隸屬於國際聯盟會成爲牠的一部份。

未來歐洲聯邦組織的命運繫於歐洲二十七國的第一次會議。他們——全是國際聯盟會的會員——將要在國際聯盟會第十一次大會的時候開會。全歐機關顯然將由此產生，而不抄襲日內瓦的前例，或者，他仿照泛美會議的模型來組織泛歐會議，同時邀請蘇俄及土耳其（他的京都在恩加那（Ankara））的參加；或者，國際聯盟會經過歐洲會員國的請求，仿照從前

整頓奧國金融的奧國委員會 (Comité autrichien) 來設立一個歐洲委員會 (Comité d'Europe)。無論如何，歐洲國家勢必一致承認他們地理上的共同性與互助的必要；同時牠們會明瞭，如果想互扶助，更須同他洲合作。

如此看來，白氏計劃的內容，是時代思想的反映。他對於未來的歐洲合衆國不但是一個可貴的濫觴，同時也是個第一次的憲章。

歐戰以後，歐洲人才知道中國的和平思想。從前，大家以為我們是腐化的民族。實際上，我們的外交政策素來祇是以和平的同化為依歸。這原是中國立國的原則。有些著作家儘管否認我們人種的純一，他們誰也不能否認中國文化的統一性，這文化已擴張到同一洲一樣大的地面。他們說中國是個『人種不同，思想一致的國家』。這種一致的思想，就是『四海一家，世界大同』。這種思想在一九一九年，便驅使了我們毫不遲疑地參加國際聯盟會，分擔牠的一部份工作。

我們的政府是國聯的一個發起會員，十一年來始終忠實於牠，雖然國聯對於我們屢屢表現出不如對其他國家的一樣好。但是我們很想把牠改良，把牠改組，時時刻刻我們在設法提高國聯在中國與世界上的聲譽。

中國民族的理想，就是求大同制度的實現。在孔子的著作裏，我們可見到下列一段文字，正是大同二字的最好定義。

『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。選賢與能，養信修睦。使人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；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諸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』

我們數千年來的願望，在今日結晶爲國民黨，即孫總理的主義和革命的國民政府。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成立於廣州，一九二七年四月，北伐勝利，遷至南京。國民黨二個字在中文指『國民的聯合』這是中

國人民的革命黨，一方面他曾傾覆滿清的專制，一方面他在抵抗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無恥掠奪。一九一一年革命是個失敗，牠更使人民認清惟有真正民主的政府，才能使國家復興，才能實現經濟建設的計劃。滿清帝國崩壞以後，所成就的祇是個表面的共和，大權入於少數軍閥之手。這些軍閥不停的爲他們的私利而互鬪。於是二千年來絕跡中土的封建混亂，再生起來。每個軍閥各有一個外國主人，這些帝國主義者，在我國挑動了內戰以後，反向他們的國內人民說中國排外；說肥美的中國永也免不了無政府的狀態；說外國人的利益大受侵害；說外國人的利益應當設法保護。這些令人不平的事，國民黨便向中國民族一一申說。於是，民衆覺醒起來，黨也經過一次改組。全中國的青年羣集於南方的都市，廣州開始向北方前進，不到兩年，少年義勇的黨軍，統一了全中國。

不幸，在這時候，黨已失了他的創造者孫中山先生——國民黨的首領，

中華民國的國父。他死的時候，不曾親見到黨的勝利，這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。他留給我們一個遺囑，裏邊寫的是：

「余致力國民革命，凡四十年。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。積四十年之經驗，深知欲達到此目的，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奮鬥。」

「現在，革命尙未成功；凡我同志，務須依照余所著之建國方略、建國大綱、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，繼續努力，以求貫徹。最近，主張開國民會議，及廢除不平等條約，尤須於最短期間，促其實現。是所至囑！」

他的死耗，差不多驚動了全球。他的毅力恆心，他的忠誠，他的廉潔，他的學問——他採納了現代最完善的思潮，使融合於我們的國情；這種種永使我們追懷感激；我們可以說，自古以來，無論任何時代，無論任何國家，均不會產生過這樣偉大的民族英雄！中山先生生平愛寫上面「大道之行也……



「那一段文字；他的理想是大同，即世界和平。要達到大同的境域，先要使最愛和平，人口最多的中國，脫離「軍閥」及「帝國主義者」的兩重壓迫。這也就是我們的口號，國民政府因此獲得全體民衆的擁護，繼續實行國父的方略，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成立五院，從此我們的工作進入第二個時期。

——這個時期——在軍政時期之後，憲政時期之前——叫做訓政時期。國民黨以其中國唯一的民主組織，不用專政的手腕，而用保育的方式，使人民受民主政治的預備訓練。同時，國民政府也本着人民的意志，採取具體的辦法，以實現全國的實業建設。以中國的人口衆多，天產豐饒，況且將來的政府，是建設在五權分立的組織上，（行政權、立法權、司法權、監察權、考試權）比其他的民主政體更健全有力，中國若得如此刷新，一定要做世界和平的樞紐。

三民主義不但是多數中國人信仰，也是多數日本人、高麗人、印度人及